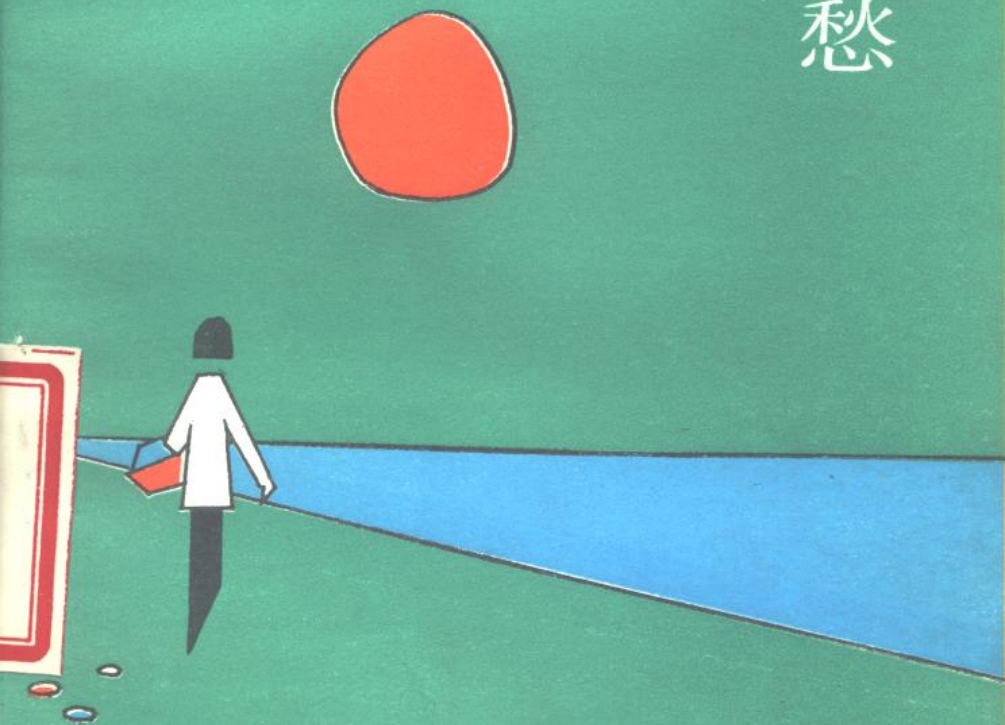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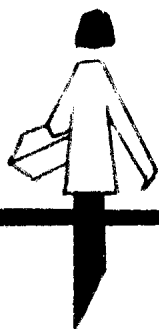


童年·生活·乡愁

赵淑侠





童年·生活·乡愁

赵淑侠

代文艺出版社

1053931

童年·生活·乡愁

TONGNIAN SHENGHUO XIANGCHOU 赵淑侠 著

责任编辑：李西西 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75印张 4插页100,000字
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2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89·52 定价：1.15元

0257/35

目 录

一	艰难之旅·····	1
二	松花江畔是我家·····	10
三	故乡的泥土·····	19
四	还乡点滴·····	26
五	童年的江·····	40
六	午后的庭院·····	49
七	怀乡的母亲·····	58
八	找到了那株野樱桃·····	64
九	我与“中山”·····	70
十	初做学生记·····	83
十一	我写《我们的歌》·····	91
十二	爱情·色情·····	99
十三	从同胞的爱谈起·····	106
十四	天涯游子心·····	112
十五	忠言·····	122
十六	瑞士的国庆·····	134
十七	王子的婚礼及其他·····	143

艰难之旅

直到登机前的一刻，我仍在犹疑，心中嘀咕着：“如果改变主意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
但我踌躇了刹那，吻别了丈夫和孩子，还是踏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由苏黎士飞往北京的飞机。

旅客上完，机门关闭，飞机缓缓地退出停机坪，进入跑道。望着渐离渐远的机场大厦，我的心象悬着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下。我问自己：“我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？不太荒唐吗？”

我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。坐在窄窄的座位里，在机身上升的震荡间，我象是个被重债压身的潜逃者，陷在深深的不安与疑虑中。

旅行对我不是新鲜事，半生来颇跑过一些地方。不同的是，没有一次旅行这么令人踌躇、困惑，难于取决，搅人情绪过。

自从祖国大陆对外开了大门，海外华人大半和家人亲友取得了联系。我定居于号称“太平天国”，永守中立的瑞士，颇得地利之便，由于思亲心切，也拐弯抹角地和叔叔、姑姑们通上了信息。

读着叔叔、姑姑字迹曲扭缭乱的信，看着苍老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是谁的照片，我无法再压抑自己的感情，从心里产生一种想去看看他们的冲动。特别当我想起我那忠厚老成的伯父，和品质高洁、一身傲骨的二姨母，已在三四年前先后作古，不及见上一面，更觉得不能不把握时机，与身患重疾，生命如风前之烛的叔叔、姑姑见上一面，免貽终生之憾。

我离开故乡时只有三岁半，对故乡的记忆并不很深，当日的的生活细节如何？街景如何？风土人情如何？则全是模糊一片，记不得了。我对故乡的印象，大半是从父亲口中，及故去的伯父口中听来的。我们姐妹几个最爱做的事就是把伯父围住，听他讲故乡的种种：“咱老家那边的人热情、好客，就拿过旧历年说吧，从腊月二十三祭灶起，家家户户杀猪宰羊、包饺子、蒸各种点心，亲朋之间互请，直吃到正月十五。这时候要祭祖、上供，在外面的子弟也要回来……”从伯父生动的描绘中，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就在我们这群年龄不大，流浪的经历却不少，对故乡充满了憧憬与爱恋的人的眼前，清晰地展开了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战火席卷了整个大陆，父亲带着母亲和我们姐弟仓惶离开南京，到了上海。因无钱购买船票，一家人被困在旅馆中。父亲在旅馆中给在汉口工作的伯父写快信，要他务必赶到上海，与我们一同到台湾。伯父回信说：他丢不下远在北方的三个没娘的孩子——我的大堂兄、二堂姐和三堂弟，不拟离开大陆。他的想法很乐观，认为五年内必会再见，一点也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是永别。

三十年来，每当想起伯父，便会想起他叙述故乡故事的

情景，脑子里也就会一再出现那幅美丽的图画。

三十年是一串多么长的岁月！小孩子成了中年人，中年人成了老年人。老年人爱回忆，失去了故乡的老年人更爱回忆。连一向被我们认为硬派得不会也不屑于回忆的父亲也开始回忆了：“肇东那地方，干净、清静、风景也好，夏天就是一片绿，树多啊！铁道东是咱家以前住的地方，正阳大街是小城里的热闹区，我小时候常带着你三叔去玩。……肇东那地方是顶好的了。”当父亲以极其主观和富于感情的最后一句话作为回忆的终结时，一向连大气也不出的母亲可就不再沉默了。

“肇东怎么能跟呼兰比呢？呼兰那地方才真是花好水清，最适于住家过日子。我小时候在老家……”

在父母的嘴里，老黑龙江省的肇东与呼兰两个县城，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间仙境了。这两个与我戚戚相关而美如仙境的地方，一向只能晦晦涩涩、模模糊糊地在幻想中出现。如今，眼见幻想中的海市蜃楼要变成真砖真瓦砌成的亭台，这引诱对我太大了。我顿时被那景象迷惑，仿佛已经遥遥地看到我的故乡。

问题是尽管我想见到故乡，却无法摆脱许多顾虑。主要一个顾虑当然是我住在台湾的家人。我的父母、弟妹、亲友，若是听说我去大陆旅游，将作何感想？将感到多么难堪，多么惊诧？如果我是个普通的华侨老百姓倒也好办，可以象很多人那样，悄悄地去，默默地归，来个人不知鬼不晓，仿佛没有那回事一般。偏偏我是个写文章的，海内海外还有点名，想不让人知道也怕不容易。再说我原也没打算遮三

盖四：一向以光明磊落的坦白人自居，怎能藏头藏脚？但若
不掩掩藏藏，又怎向父母弟妹们交帐？我苦闷异常，犹豫难
决。这期间，有旅美七教授访问大陆，有某女士写“又见北
平”。我挺阿Q地想：“为什么别人去得，我去不得？”想着
想着，简直就成真的了，拿出护照来就要办手续，但瞬间理
智上升，又觉得还是豁不出去那么做，于是再强迫自己放弃
此想。

如此犹犹豫豫地折腾了整整一年多，搞得心神不安，精
神涣散，文章也定不下心来写。当文友们问我，你怎么好久
不写东西啦？我也答不出，难道能说想去大陆走走，拿不定
主意吗？

考虑了又考虑，我觉得非去大陆一趟不可，否则我永远
不能安心工作，见不到叔叔姑姑也会引为终生遗憾。至于寻
根，更是势在必行，那关系着我要写的大乡土，也关系着我
要一睹故乡面貌，凭吊先人遗迹心愿的完成。经过深思，对
于整个事情，我悟出了个人的看法：祖宗留下的大好河山，
属于整个中华民族，属于所有的流着中华血液的炎黄子孙。
在这些子孙里，我要算一个。

纵然我今天在身份上是瑞士公民，纵然我热爱自由社会
的生活方式，纵然我在与大陆隔了一条海峡的台湾长成，对
那块地方和那里的同胞有深切的感情和关怀；但在美丽辽阔
的大陆江山，在遥远的松嫩平原上，有我祖先流过的血汗，
建立过的家园。那里是我的故乡，我有回乡寻根的权力，谁
凭什么来阻止我？

同座是个瑞士商人，非常健谈，一路上絮絮叨叨说个不停，令我从心底感到烦腻。若在平常，旅途中有个人说说谈谈可以减少寂寞，也会让人以为行程不是那么无限的长。但在此刻，我整个的心都在飞机外面，一半留在瑞士的家里，另一半则在越来越近的中國大陸上。实在无心与他搭话，也无精神仔细听他在说些什么？

飞机在印度孟买着陆时，那商人收拾了行李，说：“现在的交通工具真快，二十多年前我到孟买要二十四小时，现在只要十二个小时半，科学的进步之速惊人啊！”

我连连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可真为他的离去高兴。

“你还要飞呢！到北京还要七个半小时。祝你愉快，你的家人一定在机场接你，你们见面可要激动了……”他说着摆摆手，下了扶梯。

还用说，这样的见面怎么会不激动？从孟买到北京的七个半小时的飞行途中，我整个人便那么无法控制地陷在激动里，脑子里走马灯般地转着，幻想着见到亲人们的情景。我家的人口众多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父亲从事抗日工作，远离故乡，带着母亲在外走南闯北，我们姊妹全在外面生长。三岁那年，母亲带着我到故乡省亲，待大妹淑敏生下后数月，便离开东北返回北平。从那以后的数十年，我们过着远离故乡没有亲人的生活。童年时代，每听别的孩子说起他们的堂、表兄弟姊妹，我都从深心里羡慕出来，试想如果自己也有个堂兄弟表姊妹的话，该是多么的好？现在这个愿望可是被填满了。我不单有堂表兄弟姊妹，而且总数加起来近四十个。这

个数目还只是指最直接的，如亲伯叔阿姨的孩子，连父母的堂兄弟姐妹和舅爷那边的亲戚全不算。

我们这一辈近四十人，下辈的侄儿侄女外甥等加起来也有四十余，还有第三代，我将被称做“姑祖母”和“姨外婆”。这个经验对我够新，我简直想不出众多亲人相聚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滋味。

飞机经过昆明和武汉的上空，终于要到达北京了。我俯首下望，只见一片片连绵的田陇，呈着深深浅浅的褐色，其中间或夹着几块绿色的，可也不是苍翠的绿，倒象是被火烤过了，是那种缺乏水分的老绿色。最近的报纸上说是华北一带干旱，想来就是这个情景了。

飞机在六点半整平稳着陆，飞行员正在用德语向乘客们道别，说：“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假期。”机上十分之九的乘客是洋人，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来度假的，正提包携袋地做下机的准备。相信他们会有个美好的假期，也能满足他们到东方来探险的愿望。但对于象我这样的背景的中国人来说，这自然不是假期，也不会有多少美好可言。我有乡而归不得，有亲人而数十年不得相聚。这次贸然前来，心上的负担有千斤之重，心里的感觉凄惨而茫然，一点也没有度假的轻松。

我提着两只沉重的手提包，夹在人群中走过甬道，心情的异样达于极点。

我的瑞士护照使我顺利地通过了检查。海关人员客气地检查了一下行李，仅是各种电子机器抽了些税，连大箱子也没打开便放行了，因此我对那几位年轻的关员印象很好，觉得他们一点也不如传说的那么好打官腔，为难旅客。

虽然检查顺利通过，我的困难仍在，最现实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把那只二十多公斤的大箱子提出检查室，几辆有限的手推车早被先来的人捷足先登，哪里还轮到手上提着大皮包、步履艰难的我？我站在乱糟糟的人群中一筹莫展地发愣。如果在欧美，象我这样手提重物，地上丢了只大箱子，动弹不得的妇女，多半会有人自动上来帮忙提一提，但这是祖国大陆，看样子不兴这套洋规矩，五讲四美并不包括这一讲。实际上有不少人也和我一样，正呆站在人群之中“望箱兴叹”。

忽然，我注意到玻璃窗外有人在对我比手势，龇着牙笑。我立刻认出他是伯父的幼子，我称他为三弟的那个堂弟。

离别了几十年的亲人，在这么不寻常的情况下又重逢了。

如今，我的大陆之行已经完成，已经又回到我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家，坐在我的书房里了。

书房里看到的天地有限，身受的和眼见的才最真实。怪的是，每当我回想三个星期所经历的种种，竟有大梦一场，不太真实的感觉。

原不想张扬，也没打算抓住这个题目做文章。无奈在回来后的这些日子里，一些人的脸，一些经过的事，一些看到的景象，总在思绪里绕来转去，想抛也抛不开。

有一种感情，是想按捺也按捺不住，想挥一挥袖子，装个没事人儿，也办不到的。于是我想还是得浇浇心中的垒块，借笔墨诉诉衷肠。

大陆之行使我付出了相当的代价，首先是一些坚守原则

的朋友们的不谅解，“她到底是什么立场呢？”他们怀疑又失望地问。继而是家人的责难：“真是荒唐，你怎么可以去大陆呢？预先连一点风都没漏，吓了我们一跳。”有些人在背后批评：“真莫名其妙，她直系亲属全在台湾，跑到大陆探哪门子亲呢？”

在一片真这个，真那个的不以为然声中，一位至友为我下了结论：“你这一趟跑得真是得不偿失。”

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地位说话，可能说得都没有错。但他们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，我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，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担当、负责。

若问我的立场是什么？答案是简单的三个字：中国人。中国人不一定非站在某一“方”的立场，中国人应该有自由站在纯中国人的立场。

受难的母亲也是母亲。若把故土大地比作母亲，则亿万炎黄子孙后裔是她的儿女。身居海外，对受苦受难的母亲魂牵梦萦，思之念之，有便利得以一见，我何忍绝然相拒！

对于大中华美丽辽阔的土地，优雅深邃的文化，与我来自同一根源的手足同胞，我愿作无条件，其实也无可选择的认同。

中国是个历经苦难的民族，中国人民的心也被蹂躏得伤痕斑斑了。在大陆的三个多礼拜，我从没感觉自己是游客，我的兴趣也从没在观赏名胜古迹和吃大菜上。

我这一代的中国人，可说生于忧患长于忧患，忧患有如孽根，随着生命而来，长存肺腑。如果肯做香蕉型，外黄内白的“外国人”；或是迷迷糊糊，做个什么都不想的“无所

谓国”人，乃至把大陆视为“匪区”，唯一的目标是有你无我的人，都可活得轻松点。一个自认是永远的中国人，把隔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土地都看成吾土，两边的同胞都视为吾民族的人，就活得不很轻松。

大陆上有个名词，叫“交心”。这篇小文章算是我对读者们交心。但愿以心比心，沟通深心之中的灵犀一点，得到了解与共鸣。

松花江畔是我家

故乡，故乡！说起故乡，铁石心肠的也会变得多情起来。文人歌颂故乡，画家描绘故乡，英雄征服了强敌之后，回去建设故乡。没有人能忘记故乡。

疲马恋旧林，羁禽巢故栖。人没有不怀念故乡的。然而我的故乡在哪里？

生于战乱长于战乱的人，故乡只是个影子，最神秘，最美丽，最亲切，也最企盼抓住的一个影子。

童年时代在四川，一口四川土话说得跟真正的川娃儿一样地道。长相、习惯，跟本地孩子没有分别，担担面里的辣椒油不比他们少放一滴，如果冒充四川人，没有谁能挑出破绽。但是当真正的四川孩子跟我们吵起架，仍要说：“下江人，跑到这里来做啥子？朗个还不滚回去？”

当然那时大家都是小孩子，说的是无知话，今天想起来不值一笑。在当时，那些话却象锐利的刺一样，深深地刺痛了我。因此我渴望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真正的故乡。

我知道故乡是在离松花江不远的一个县城，那里有我祖父母、伯叔伯母、姑姑和众多的堂兄弟姊妹，知道那里有肥沃的黑土地，碧绿的山岗，和“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”。知道

故乡的冬季寒冷，滴水成冰，也知道故乡人不全是念过书见过世面的，身上沾着浓厚的土气。但是，我爱故乡，梦想着若有一天能回到故乡该是多么的好！我的家人会张开双臂欢迎我，我的祖父母会欢喜得滴下泪来。在那里，我可以挺挺脊背、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是这块土地上的人，这是我的故乡。”

故乡在日本人的手里。我能捕捉到的故乡的影子只是那么一点点：长长的高砖墙，广阔的庭院，高高的门槛，重重的大木门，门里蹲着一条又肥又大的老黄狗。

对故乡的记忆仅是如此可怜的一点点，对故乡的怀念和爱却是深切而无限的。每听到“我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的歌声，都有种泪眼酸酸的感动。

渴望回故乡，仿佛永远只能停留在做梦的阶段。艰苦的日子过得慢，小孩子的日子过得更慢，八年抗战有一世纪长。

胜利钟声使我欣喜欲狂，以为这下子可要回故乡了。哪知又打起仗了，走到沈阳就无法再前进。

我们于是又开始另一次的流浪，到南京、上海，过了海峡到台湾，又从台湾来到欧洲。忽忽三十年，少年人成了中年人，鬓角冒了白发，故乡的影子竟还是那么模模糊糊地留在印象中。

做梦也没有想到会真踏上故乡的土地。六月末的故乡之行，是我整个生命中的高潮，坐在去肇东的硬座火车上，连“岭外音书绝，经冬复立春，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的诗句也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之复杂。

肇东是老黑龙江省的二等县，位于由哈尔滨到齐齐哈尔

的铁道线上，从哈尔滨乘火车不过两小时的车程。

这趟车没有“软席”，我原也没打算乘“软席”。也许我生平只有这一次故乡之行，能和故乡的兄弟姐妹在一节车厢里聚上两小时，是难得的缘分。

外县地方，外宾之类的人物来得少，为了故乡人不把我看成“异类”，我是“化了装”去的。上面是和堂妹借的白衬衫，下面是肥肥的蓝长裤，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平底鞋。但“外宾”就是外宾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走过的人都要回头看上几眼。他们都认定我和他们不一样。

车厢里很挤，背筐的，挑担的，穿蓝制服的，戴红星帽的，不管哪种人，说的全是正宗乡音，把人叫“银”，但那“银”字使我感到很动听，很亲切。

我的心情可真异样，居然要回肇东老家了，该不是做梦吧？多么的戏剧性啊！

座位靠边，正便于放眼窗外，我贪婪地注视着每一景一物。无际无垠的绿色草原，迎风招展的大垂柳和穿天杨，草顶的圆柱形粮仓，矮矮的平顶小土房，袅袅上升的炊烟，蓝得透明的远天，天上挂着火球似的大太阳，太阳下成群的农民在耕作，有的手把锄头，有的弓着腰好象在泥土里找什么？我被这一切感动着。真没想到故乡是这么美？

这一带是松花江和嫩江沿岸最富庶的区域，俗称松嫩平原，又号“东北的粮仓”，肥沃的黑土地有三尺深，高粱、大豆、玉米、洋山芋，丢下种子就会长出果实来。在一百多年以前，这里还是莽莽的原始森林，除了潮湿的沼地，吃人的猛虎黑熊和野狼之外，只有参天的古树和荒凉的天空。如

果不是我的祖先那辈人凭着生命与血汗，开辟了这块土地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松嫩平原。

我的祖先是山东济南府人，因为黄河连年泛滥，盗匪作乱，官庭腐败，没办法生活下去，便孤注一掷地来到关外开荒。身体衰弱受不住长途跋涉的，在逃荒的路上死去；能够支撑到目的地的，便披荆斩棘，餐风宿雪，冒着被野兽袭击的危险，以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，在这块荒莽的土地上建立起家园。那些勇敢的开荒人，明明知道自身未必能享受到辛勤的成果，但为了后世的子孙，为了那些流离失所的贫穷乡亲，他们毫不吝啬地流着血与汗。

由于创业的过程太艰难，一般在东北被称为富户的人家，也和小户人家一样，过着克勤克俭的生活。我的曾祖父手帕破个洞还要叫媳妇补缀，伯父在十岁的稚龄就得担负起赶牛喂猪的责任。我家由贫无立锥之地而能改善生活超过小康，是靠吃苦耐劳，独到的眼光与魄力，一点一滴建立起家业的。

我曾经想：如果把我祖上那辈人早年开荒的经过写成小说，拍成电影，紧张刺激惊险和浪漫气氛，当不让美国的西部片。中国人并不全是文文弱弱，也并不是全服从命运，也有天不怕地不怕，用生命换取生存的英雄。

列车在阳光普照中到了拥有七十万人口的小城肇东，接待人员早等候在车站上了。为了我是女性，还特意派了位女同志来陪伴。几个人笑咪咪地跟我攀乡亲，其中有个人说：

“咱这地方还真出人呢！出了这么有名的作家。”言下之意我是给故乡增了光。